

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

主编／陈子善

西林独幕剧

丁西林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西林独幕劇

影 印 说 明

所谓“新月派”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鼎足而立的著名新文学社团。1923年以聚餐会形式组建于北京，后逐渐形成新月诗派，1927年以后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进入全盛时期。其代表人物有胡适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梁实秋等人，这些作家大都留学欧美，受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，提倡新格律诗，讲究文章的语言和形式之美，在小说、散文、话剧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也都成绩卓著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新月派的许多图书早已绝版，在旧书市场上更鲜为人见，为提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，本专辑选了新月派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作品10种，均按原样影印，以保存原书的风貌。

本书据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影印。

西林独幕剧

丁西林 著

上 海 书 店 出 版

（上海福州路401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印张5³/₈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

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

ISBN 7-80569-616-0/I·151

定价：3.10元

（沪）新登字119号

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

實價八角

版 權	所 有
--------	--------

著
者

丁
西
林

發
行
者

上海四馬路
新月書店
北平米市大街

西林獨幕劇

目 錄

一隻馬蜂·····	一
親愛的丈夫·····	三八
酒後·····	七五
北京的空氣·····	九五
瞎了一隻眼·····	一一三
壓迫·····	一三七

一隻馬蜂

劇中人

吉老太太 年約五十餘歲，身材細小，體質強健，淡素服裝，非常的清潔。

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兒子，年約二十六七，強健，活潑，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。

余小姐 年約二十五六，姿勢美麗，面目富有表情，服裝精緻。

僕人

布景

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，後面牆壁中間，兩扇寬門。門之左邊置一衣架，

靠牆一小桌，桌上置鮮花。右邊靠牆一書櫃，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。左壁的裏邊，開一獨門，門之前爲短門大窗，窗邊置寫字桌，上置文具。房之右壁，後半亦開一門，前半靠壁置書架，架上置裝飾品。壁上懸字畫。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，置一小圓桌，上置茶具，桌之右側置大椅（卽安樂椅，）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，兩椅之間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，

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墊，手中報紙，落地上。

吉 （將左門徐徐推開，見老太太睡臥椅上。輕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

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醒覺。吉含笑問。）睡著了沒有？

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著了。坐起。

吉 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，閉不得的。一閉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（將報紙拾起，坐在小椅上。）

老太太 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吉 （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眼。）三點一刻。

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？

吉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。

老太太 喔，不錯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。

吉 好，現在就寫。（坐到寫字桌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，瓶裏倒了水，磨墨取筆，預備寫字。）怎樣寫法？

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。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，叫他們雇

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 你一面說，我一面寫吧。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？

老太太 喔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！

吉 一面寫，（一面唸，一面說。）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（停筆用

手指計算日期）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（寫。）二十一日到港。叫

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（問。）是不是？

老太太 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。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，

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

吉 （寫。）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。（一面寫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。）

……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（問。）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 （自己想她的心思。）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

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。

吉 好，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 沒有什麼。（自言自語）。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，就回來，不

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？

吉
（繼續的寫信。）

老太太
余小姐，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。

吉
（先寫完了信，然後答話，再接著寫信封。）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？（寫完了信封。好了，寫完了。）

老太太
（被吉打破她的深思。）寫完了麼？

吉
（走至椅前，將這信送出。）要不要看一遍？

老太太
你唸一唸吧。

吉
唸信。

「二妹覽：

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」！母親說。

老太太
這是寫的什麼？

吉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。（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。）

「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。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，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，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」

「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，拿出來晒一晒。」

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就回來，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？」
沒有寫錯吧？

老太太 （笑。）喔，你們現在寫信，都是這樣寫麼？

吉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？

老太太 沒有。

吉 這下邊是我的事。（繼續唸信。）

「這次母親在京，一切都好。惟有兩件事，不大稱心。……

老太太 我有什麼事不稱心？

吉 （不答，繼續寫信。）

「第一，她這次來京的目的，本想勸她的兒子，趕緊討個媳婦，她可早點抱個孫兒。方頭大耳，既肥且皙。嚶！不想來京兩月，絕少成績。媳婦，毫無影響，孫子，渺無消息，第二，她滿心滿意，想親上加親。把姊妹改做親家，姪兒變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，又剛愎自用，不順母意。因此上，這幾日來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悶悶。不過那位表姪先生，現已廣託親友，多方物色。夫誠能動神，勤能移山，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，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！故數月之內，定有良緣。將來一杯喜酒，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

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愛情也。」

說得對不對？不要生氣啊。

老太太

（稍有不快之意。）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！你們的

事，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，由你們自己去，我一概不管。你們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。

吉

（將信封好。貼了郵票，走至椅傍，一手放椅背上，一手理她的頭髮。）媽，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，你什麼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，一個非常的賢母。惟有這一件，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。

老太太

把這件大衣掛起來。（吉將衣掛原處。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。）

「賢妻良母，」配不上這四個字！（吉坐到原處。）你父親死的時

候，你祇有八歲。雲兒祇有五歲。那個時候，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。——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——所以我就拿定主意，自己教你們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。那時所有的產業，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。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，不愁吃。不是說大話，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，現在大約十倍那麼多都不止了。

吉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。

老太太 是的，賢妻良母，有甚麼稀奇？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？

吉 你要她們原諒。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，現在可以拿起筆來，做文章，她們祇要說，說，說，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。

老太太 現在這班小姐們，真教人看不上眼。不懂得做人，不懂得治家。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？

吉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，既無品格，又無風韻。旁人莫名其妙，然而她們的好處，就在這個上邊。

老太太 我問你，這樣的人也不好，那樣的人也不好，舊的，你說她們是八股文，新的，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，……

吉 是的，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。

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，你就願意？

吉 （聳肩。）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，能夠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，那倒容易辦了。

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，這樣的不同！那一個就請這個，託那個，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。

吉 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！因為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，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。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，那麼你的孫子，已經進了中學。

老太太 （覺得他沒有辦法。）倒一杯茶給我。（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，自己亦倒了一杯，慢慢飲之。老太太沉思半晌。）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，要我替他做媒？

吉 怎麼不知道？

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？

吉 余小姐，是不是？你問過了她沒有？

老太太 （很慢的答。）沒有。

吉 爲甚麼不問她？

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？（少頓。）我想今天問她，——好不好？（時語

視吉。）

吉 很好，看護婦配醫生，互助的原則，合作的精神，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。

老太太 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）

僕人 （推開左門。）老太太，余小姐來了。

老太太 請她進來。僕人走出，吉放下茶杯，忙走至寫字桌，整理筆硯，摺好了桌上報紙。）

僕人 （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，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。）

余 帶了帽子手套，一手提錢包，進來之後，一面與主人招呼，一面脫去手套，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，解下帽子。）老太太，吉先生。

老太太 吉小姐。（吉接過帽子，掛衣架上。）

余 老太太，對不住得很，勞你們等了。